

撼龙经疑龙经葬法倒杖 唐 杨筠松

提要

撼龙经

疑龙经

上篇

中篇

下篇

附：疑龙十问

附：卫龙篇

附：变星篇

葬法倒杖

认太极

分两仪

求四象

倍八卦

倒杖十二法

附：二十四砂葬法

提要

《撼龙经》一卷、《疑龙经》一卷、《葬法倒杖》一卷，旧本题唐杨筠松撰。筠松不见於史传，惟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载其名氏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则但称为杨救贫，亦不详其始末。惟术家相传以为筠松名益，窦州人。掌灵台地理，官至金紫光禄大夫。广明中遇黄巢犯阙，窃禁中玉函秘术以逃，後往来於虔州。无稽之谈，盖不足信也。然其书乃为世所盛传。《撼龙经》专言山龙脉络形势，分贪狼、巨门、禄存、文曲、廉贞、武曲、破军、左辅、右弼九星，各为之说。《疑龙经》上篇言幹中寻枝，以关局水口为主。中篇论寻龙到头，看面背朝迎之法。下篇论结穴形势，附以疑龙十问，以阐明其义。《葬法》则专论点穴。有倚盖撞黏诸说，倒杖分十二条，即上说而引伸之。附二十四砂葬法，亦临穴时分寸毫厘之辨。案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有《疑龙经》一卷，《辨龙经》一卷，云吴炎录以见遗，皆无名氏，是此书在宋并不题筠松所作，今本不知何据而云然。其《撼龙》之即《辨龙》与否，亦无可考证。然相传已久，所论山川之性情形势，颇能得其要领，流传不废。亦有以也。旧本有李国木注并所附各图，庸陋浅俗，了无可取。今并加刊削，不使与本文相溷焉。

龙经

须弥山是天地骨，中镇天地为巨物。如人背脊与项梁，生出四肢龙突兀。四肢分出四世界，南北东西为四派。西北崆峒数万程，东入三韩隔杳冥。惟有南龙入中国，胎宗孕祖来奇特。黄河九曲为大肠，川江屈曲为膀胱。分肢擎脉纵横去，气血勾连逢水住。大为都邑帝王州，小为郡县君公侯。其次偏方小镇市，亦有富贵居其中。大率龙行自有真，星峰磊落是龙身。高山须认星峰起，平地龙行别有名。峰以星名取其类，星辰下照山成形。龙神二字寻山脉，神是精神龙是质。莫道高山方有龙，却来平地失真踪。平地龙从高脉发，高起星峰低落穴。高山既认星峰起，平地两傍寻水势。两水夹处是真龙，枝叶周回中者是。莫令山反枝叶散，山若反兮水散漫。外山百里作罗城，此是平洋龙局段。星峰顿伏落平去，外山隔水来相顾。平中仰掌似凹窠，隐隐微微立丘阜。倾从丘阜觅凹窠，或有勾夹如旋螺。勾夹是窠螺是穴，水去明堂聚气多，四傍绕护如城郭，水绕山还聚一窝。霜降水涸寻不见，春夏水高龙背现。此是平洋看龙法，过处如丝或如线。高水一寸即是山，低水一寸水回环。水缠便是山缠样，缠得真龙如仰掌。窠心掌里或乳头，端然有穴明天象。水绕山缠在平坡，远有冈陵近有河。只爱山来抱身体，不爱水返去从他。水抱应知山来抱，水不抱兮山不到。莫道高山龙易识，知到平洋失踪迹。藕断丝连正好寻，退卸愈多愈有力。高龙多下低处藏，四没神机便寻得。祖宗父母数程遥，误得时师皆不识。凡到平地莫问踪，只观环绕是真龙。念得龙经无眼力，万卷真藏也是空。

北辰一星中天尊，上相上将居四垣。天乙太乙明堂照，华盖三台相后先。此星万里不得一，此龙不许时人识。识得之时不用藏，留与皇朝镇家国。请从垣外论九星，北斗星宫系几名。贪巨武星并辅弼，禄文廉破地中行。九星人言有三吉，三吉之余有辅弼。不知星曜定锱铢，祸福之门教君识。

贪狼顿起笋生峰，若是斜枝便不同。斜枝侧顶为破面，尖而有脚号乘龙。脚下横拖为带剑，文武功名从此辨。横看是顶侧是峰，此是贪狼出阵龙。侧面成峰身直去，不是为朝便不住。

莫来此处认高峰，道是玄武在其中。亦有高峰是玄武，玄武落处四兽聚。聚处方为龙聚星，四兽不顾只成空。空亡龙上莫寻穴，纵然有穴易歇灭。

或为尖峡似龙形，正身潜在峡中行。时师多向峡中觅，不识真龙断续情。贪狼自有十二样，尖圆平直小为上。敬斜侧岩倒破空，祸福轻重自不同。敬侧倾斜斜似侧，平似乘龙侧似直。贪狼似巨倒似空，空似虚岩即似石。问君来此如何观，我道贪狼非一般。敬是崩崖破是折，斜是边有边不同。侧是面尖身直去，空是岩穴多玲珑。倒是飞峰偏不正，七者未是贪狼龙。平地卓然顿起笋，

此是尖狼本来性。圆无欹侧四面同，平若卧蚕在高顶。直如决脊引绳来，小似笔头插高塔。五者方为贪正形，吉凶祸福要详明。

火星要起廉贞位，生出贪狼由此势。若见火星动焰时，看他踪迹落何处。此龙不是寻常贵，生出贪狼向亦奇。火星若起廉贞位，落处须寻一百里。中有贪狼小小峰，有时回顾火星宫。世人只道贪狼好，不识廉贞是祖宗。贪狼若非廉作祖，为官也不到三公。高山顶上如平掌，中分细脉如蛇样。贵龙多是穿心出，富龙只从傍生上。高山如帐后面遮，帐里微微似带斜。带舞来下如鼠尾，此是贪狼上岭蛇。带舞下来伸鹤颈，此是贪狼下岭蛇。上岭解生朱紫贵，下岭须为朽腐家。

大山特起小为贵，小山忽起大为势。高低大小断续行，此是贪狼真骨气。大抵九星有种类，生子生孙巧相似。剥换方知骨气真，剥换不真皆不是。一剥一换大生小，从大剥小最奇异。剥换退卸见真龙，小峰依旧贪狼起。剥小如人换好裳，如蝉退壳蚕退筐。或从大山落低小，或从高峰落平洋。退卸剥换成几段，十条九条乱了乱。中有一条却是真，若是真时断了断。乱山回抱在面前，不许一条出外边。只有真龙在帐内，乱山在外却为缠。此龙多从腰里落，回转余枝作城廓。城廓弯环生捍门，门外罗星当腰着。罗星要在罗城外，此与火星常作案。火星龙始有罗星，若是罗星不居内。居内名为抱养，又为病跟堕胎山。罗星若生罗城口，城口皆为玉笋班。罗城恰似城墙势，龙在城中聚真气。罗星借在城阙间，时师唤作水口山。欲识罗星真妙诀，一边枕水一边田。田中有骨脉相连，或为顽石焦土间。此是罗星有余气，卓立为星在水边。贪巨罗星方与尖，辅弼武曲员匾眠。禄存廉贞多破碎，破军尖破最为害。只有尖圆方匾星，此是罗星得正形。忽然四面皆是水，两册环合郁然青。罗星亦自有种类，浪说罗星在水边。

巨门尊星性端庄，才离祖宗即高昂。星峰自与众星别，不尖不圆其体方。高处定为顿笏样。但是无脚生两傍。如此星峰止一二，方冈之下如驱羊。方冈或如四角帐，帐中出带似飞扬。飞扬要得穿帐去，帐中两角随身张。枝叶不多尖峡少，却有护卫随身傍。带旌带节来拥护，旌节之峰多是双。更有刀剑同护送，刀剑送后前圆冈。离踪断多处失脉，抛梭马迹蛛丝长。梭中自有丝不断，蜂腰过处多趋跄。

自是此星性尊贵，护送此星来就体。每逢跌断过处时，两傍定有衣冠吏。衣冠之吏以圆峰，两傍有脚卫真龙。若是独行无护卫，定作神祠佛道宫。平行穿珠行数量，忽数又作方峰起。方峰直去如桥扛，背长颇类平尖贪。平尖贪狼如一字，生在山顶如卧蚕。武曲倒从身中出，贪狼直去如僧参。夹辅护龙次第列，正龙在内左右函。此龙住处无高垅，间生窝穴隐深潭。独在山峡中间者，

穴落高冈似草庵。四围要高来朝护，前案朝迎亦高舞。却作高穴似人形，按剑端严似真武。

此龙若行三十里，内起方峰止三四。峰峰端正方与长，不肯欹斜失尊体。峰上忽然生摺痕，此与廉贞何以异。凡起星辰不许斜，更嫌生脚照他家。端峰若生四花穴，花穴端严要君别。真龙直去向前行，四向谩成龙虎穴。此是武曲钳峡来，间气来此偶生峡。此龙误了几多人，定来此处说真形。要说四花穿心过，但看护卫不曾停。尊星自有尊星体，方正为屏将相位。巨门行龙少鬼劫，盖缘两傍多罗列。水界分处夹龙行，不肯单行走空缺。水界分及乱生枝，枝叶虽多夹水随。护龙亦自有背面，背后如壁面平夷。平夷便是贴龙体，龙过之时形怪异。不起尖圆即马旗，攒剑纒番龙归此地。护卫缠绕如打围，重重包裹外山归。至今巨门少尖峡，护送无容左右离。明堂断定无斜泻，横案重重拜舞低。平贪覆巨圆武曲，尖圆方整不能齐。三星尖圆方整处，向此辨别无狐疑。识龙须识辨疑处，识得真龙是圣师。

禄存之形如顿鼓，下生有脚如瓜瓠。瓜瓠头前有小峰，此是禄存带禄处。大如螃蟹小蜘蛛，此是禄存带杀处。杀中若有横磨剑，此是权星先出武。

大龙大峡百十程，宝殿龙楼去无数（峡口微平曰殿）。忽履仁等入长垣（长垣如城），万仞不围君莫顾。痴师偷眼傍睥睨，晓者默然佯不睹。若然尖脚乱如茅，唤作蚩尤旗爪距（天上有蚩尤旗星）。小圆带禄围本身，将相公侯出方虎。

大抵星辰嫌破碎，不抱本身多作怪。端正龙神须无破，丑恶龙神多破败。怪形异穴出凶豪，杀戮平民终大坏。草头作乱因此山，赤族诛夷偿命债。只缘龙上有枪，贼旗倒仄非旌幢。旌幢对对端正立，独立欹仄名□枪。顿鼓微方似武曲，武曲端正下无足。有足周围真禄存，圆尽方为武曲尊。龙家最要仔细辨，疑似乱真分背面。背似面非岂有真，此是禄存大移转。凹处是面凸是背，作穴分金过如线。凡看星辰看转移，转移须教母顾儿。枝分派别有真种，忽作瓜蔓无东西。十里半程无冈岭，平阳砂碛烟尘迷。到处君须看水势，水势莫问江与溪。只要两源相夹出，交琐外结重重围。禄存好处落平洋，大作方州小镇县。坪中时复乱石生，或起横山或梭面。此处或有辅弼形，辅弼无枝禄生辨，禄是帝车第二星，也主为文也主兵。

九星行龙皆要禄，最要夹贪兼巨轴。或从武曲左右起，此等贵龙看不足。若逢此星远寻穴，莫向高山寻促局。若遇九星相夹行，只分有足并无足。燕云不岭出九尖，中带禄存三吉山。高山峡里多尖秀，也有圆禄生孱岩。君看山须分种类，乱指横山作正班。禄破二星形无数，也有正形落低处。也有低形上垅

头，杂乱分形君莫误。形在高岭为高形，山顶上生禄存星。形在平洋山卓立，顶矮脚手亦横平。顶上生形顶必正，平地生形脚乱行。请君看我细排列，祸福皆从龙上生。

第一禄存如顿鼓，脚手对对随身去。平行有脚如剑芒，旌节幡幢排次序。此等星辰出大江，中有小贪并小巨。辅弼侍从左右生，隔岸山河远相顾。此是龙身作州县，雄据十州并一路。忽然诸山作垣局，更求吉水为门户。若得吉水为门户，万水千山不须做。

第二禄存如覆釜，脚法如戟周回布。有脚方为真禄存，无脚方为禄堆巨。此星定是有威权，白手成家积巨富。

第三禄存鹤爪布，两短中长龙出露。出露定为低小形，隐隐前行忽蹲踞。有穴必生龙虎巧，丑陋穴形龙不住。

第四禄存肋扇具，脚手又似扛丝势。此龙只好结神坛，另有星峰生秀气。第五禄存如悬鹑，破碎箕帚摺无数。此星便是平行星，星平生枝自顶分。此龙只去平中作，桡掉回来斩关做，高山大峡开三路。

第六禄存落平洋，势如巨浪横开张。他星亦有落平者，此星平地亦飞扬。脚摆时复生巨石，石色只是黑与黄。两傍请看随龙峡，长短大小宜推详。护龙转时看他落，落处当随水斟酌。右转皆右不参差，左转皆左无驳杂。朝迎指正真穴形，左右高低君莫错。禄存鬼形如披发，虽曰众多势如掠。

第七禄存如长蛇，左右无护无拦遮。此龙目作贵龙从，枕在水边自横斜。第八禄存在高顶，如载兜鍪有肩领。渐低渐小去作穴，定作窝钳极端正。此龙号为八贵龙，捉穴真时最昌盛。

第九禄存如落花，片片段段水夹砂。不作蛟潭为鬼穴，定作罗星水口遮。

天下山山有禄存，或凶或吉要君分。莫道禄存全不善，大为将相公侯门。要知五岳真龙落，半是禄破相参错。太行顶上马耳峰，禄存身上贪狼龙。泰山顶上有石观，上有月亭高一半。此是禄存上有贪，如此高峰孰能判。海中洲渚亦有山，君如论脉应难言。不知地脉连中国，远出山形在海间。集出青齐为东岳，过尽平阳大江壑。地络连延气势生，涧水止龙君莫错。我观破禄满天下，九星分变无识者。君如识得禄存星，珍宝连城贵无价。

文曲正形蛇行样，若作淫邪如撒网。此星柔顺最高情，形神恰似生鳞样。问君如何生此山，定出廉贞绝体上。问君如何寻绝体，本宫山上败绝气。问君如何寻本宫，宝殿之下初出龙。认得星峰初出面，看得何星细推辨。九星皆挟文曲行，若无文曲星无变。变星便看何星多，多者为主分善恶。文曲星柔最易见，每遇旺方生侧面。侧面成峰身直行，直去多如丝杂线。此星山骨少星峰，若有星峰辅弼同。平地蛇行最为吉，半顶娥眉最得力。若有此星连接生，女作宫嫔后妃职。男家因妇得官班，又得资财并美色。凡起星峰必有情，自然连接左右生。若是无峰如鳞样，死龙散漫空纵横。纵饶住处有穴形，社坛神庙血食腥。若是作坟并建宅，女插花枝逐客行。男人破家因酒色，女人内乱公讼庭。变出瘵癆鬼怪病，令人冷退绝人丁。

困龙坪下数十里，忽然卓立星峰起。左右前后忽逢迎，贪巨武辅取次生。只得一峰龙便活，娥眉也变弼形。平行虽云变辅弼，只是低平少威力。若得尊星生一峰，便使柔星为长雄。男人端貌取科第，女人主家权胜翁。大抵寻龙少全格，杂出星峰多变易。弼星似巨辅似文，长短高低细辨识。莫道凶龙不可裁，也有凶龙起家国。盖缘未识间星龙，贪中有廉文有弼。武有破军间断生，禄存或有巨武力。十里之中卓一峰，小者成大弱成雄。此星龙家间星法，大顿小伏为真踪。一山便断为一代，看在何代生间断。便向此星定富贵，困弱生旺随星峰。困弱这龙无气力，死鳞烟炮入砂砾。千里百里无从山，独自单行少收拾。君如识得间星龙，到处乡村可寻觅。龙非久远少全气，易盛易衰非人力。

廉贞如何号独火？此星得形最高大。高山项上石嵯峨，伞摺犁头裂丝破。只缘尖焰耸天庭，其性炎炎号火星。起作龙楼并宝殿，贪巨武曲因此生。古人深识廉贞体，唤作红旗并曜气。此星威烈属阳精，高焰赤黑峰头起。高尖是楼平是殿，请君来此细推辨。乱峰顶上乱石间，此处名为聚讲山。聚讲既成即分去，分宗拜祖迢迢路。寻踪寻迹更寻儿，龙来此处最堪疑。却来此处横生嶂，形如帐幕开张样。二重入帐一重出，四重五重如巨浪。嶂中有线穿心行，帐不穿心不入相。帐幕多时贵亦多，一重只是富豪样。两帐两幕是真龙，帐里贵人最为上。帐中隐隐仙带飞，带舞低垂主兴旺。天关地轴两边迎，异石龟蛇过处往。高山顶上有池水，两边夹得真龙行。问君高顶何生水，此是真龙顶上气。楼殿之上水泉生，水还两处两边迎。真龙却向泉中过，也有单池在傍抱。单池终不及两池，池若倾崩反生祸。池平两水夹又清，此处名为天汉星。天汉天潢入阁道，此星入相居天庭。更有卫龙在高顶，水贴龙身入深井，更无水出可追寻，或有蒙泉如小镜。看他辞楼并下殿，出帐耸起生何形。应星生处别立形，此是分枝劈脉证。祖宗分了分兄弟，来此分贪识真性。分贪之处莫令差，差谬一毫千里迥。笋峰贪狼纵横计，钟釜枕梭武辅弼。方峰是为巨门程，最要来辨嫡庶行。嫡庶不失出帐形，便是龙家五吉星。廉贞恶石众所畏，不晓真阳火里

精。此龙多向南方落，北上众山惊错愕。低头敛衽山朝来，莫向他方妄参错。凡是星峰皆有石，若是土山全无力。廉贞独火气冲天，石骨棱层平处觅。

廉贞不生吉星峰，定隔江河作应龙。朝迎必应数百里，远望鼓角声冬冬。凡见廉贞高耸石，便上顶头看远迹。细认真龙此处生，华盖穿心正龙出。此龙最贵难寻觅，五吉要耸华盖出。此等真龙不易逢，华盖三峰品字立。两肩分作两护龙，此是兄弟同祖宗。兄弟便为缠护龙，前迎后送生雌雄。雌若为龙雄作应，雄若为龙雌听命。问君如何辨雌雄，高低肥瘠瘦不同。低肥为雌雄高瘠，只求此处识踪迹。

随龙身上有正峰，时作星峰拜祖宗。但看护送似回龙，又有迎龙如虎踞。随龙山水皆朝揖，狐疑来处失踪迹。水口重重生异石，定有罗星当水立。罗星外面有山关，上生下生细寻觅。盖缘罗星有真假，真假天然非人力。罗星旁水便生石，罗星端正最高职。

廉贞多生顾祖龙，祖龙远远是朝峰。更有鬼脚回顾处，护送须生十数里。送龙之山短有后，抱山不抱左右手。缠龙缠过龙虎前，三重五重福延绵。缠多不许外山走，那堪长远作水口。护送托龙若十全，富贵双全真罕有。寻龙千万看缠山，一重缠是一重关。关门若有千重锁，定有王侯居此间。廉贞已具贪狼内，更述此篇为详载。有人晓得红旗星，远有威权近凶怪。权星斩砍得自由，不统兵权不肯体。若遇廉贞不起石，脚下也须生石壁。石壁是背面是平，平处寻龙出踪迹。贪巨武辅弼星行，出身生处是真星。博龙换处有九段，此是公侯将相庭。红旗气雄威武在，行兵出师骇妖怪。权星威福得自转，纵入文阶亦武威。廉良一变贪巨武，文武全才登宰辅。廉贞不作变换星，洁身乱伦弑君父。

武曲星峰覆钟釜，钟釜之形有何故。钟高釜矮事不同，高即为武矮为辅。二者虽然皆吉星，大小不容有差互。武曲端严富贵牢，辅弼随龙厚薄取。真龙若行五六程，临落之时剥辅星。如梭如印如皎月，三三两两牵联行。前关后峡相引从，峡若多时龙英勇。博到辅星三四重，仔细来此认龙踪。贪巨若无辅弼落，高岭如何住得龙。虽然辅弼是入穴，作穴随形又不同。穴随土峰作钳乳，形神大小随龙宗。圆龙忽然长拖脚，恐是鬼龙如覆杓。覆箕仰掌是鬼龙，莫来此处失真踪。请君细认前头穴，莫使参前失后空。

问君何以知我落，看他尾后圆峰作。问君知我如何行，尾星摇动不曾停。前官后鬼须细辨，鬼克我身居后面。官星克我在前朝，此是龙家官鬼现。真龙落处阴阳乱，五行官鬼无相战。水龙博到火龙出，鬼在后头官出面。坎山来龙作午丁，却把地罗差使转。此是阴阳杂五行，不是龙家官鬼辨。龙家不要论五行，且从龙看分脉上。龙夺脉时是鬼气，鬼气不归龙上行。大抵正龙无鬼山，

有鬼不出半里间。横龙出穴必有鬼，送跳翻身穴后环。鬼山若长夺长气，鬼短贴身如抱拦。问君如何谓之鬼，主山背后撑者是。分枝劈脉不回头，夺我正身少全气。真龙穴后如有鬼，山短枝多为雉尾。此是真龙穴后星，星辰亦有尖圆体。正龙穴后若有鬼，只只回头来护卫。若不回头卫本身，此是空亡歇灭地。问君何者是空亡，穴后卷空仰瓦势。便从鬼上细寻觅，鬼山星峰少收拾。真龙身上护卫多，山山多情来拱揖。护卫贴体不敢离，中有泉池暗流入。要识真龙鬼山短，缘有缠龙在后股。既有缠龙贴护身，不许鬼山空散漫。鬼山真去投江海，真龙气绝散漫多。如戟如矛乱走去，包裹无由奈他何。龙若无缠又无送。纵有真龙不堪用。护缠多爱到穴前，三重五重福绵延。一重护卫一代富，护卫十里宰相地。两重亦作典砖城，一重只出丞簿尉。鬼山亦自有真形，形随三吉辅弼类。九星皆有鬼形样。不类本身不入相。贪狼鬼星必尖小，武曲鬼星枝叶少。多作圆峰覆杓形，撑住在后最为妙。巨门坠珠玉枕形，贪作天梯背后生。一层一级渐低小，虽然有脚无横行。巨门多为小横岭，托后如屏玉几正。弼星作鬼如围屏，或从龙虎后横生。横生瓜瓠抱穴后，金斗玉印盘龙形。辅星多为独节鬼，三对平如写王字。三对两对相并行，曲转护身皆有意。廉文破禄本是鬼，不必问他穴后尾。破禄廉文多作关，近关太阔为散关。关门是局有大小，破禄三星多外拦。禄星无禄作神坛，破星不破为近关。善论大地论关局，关局大小水口山。鬼山形向横龙作，正龙多是平地落。平地势如蜈蚣行，却长便如桡棹形。停棹向前穴即近，发棹向后龙未停。桡棹向后忽峰起，定有真龙居此地。只看护托回转时，朝揖在前拜真气。大抵九星皆有鬼，相类相如各有四。四九三十六鬼形，识鬼便是识真精。问君如何谓之官？朝山背后逆拖山。此是朝山有馀气，与我穴后鬼一般。官星在前鬼在后，官要回头鬼要就。官不回头鬼不就，只是虚抱无落首。龙穴背后有衣裙，此是关阑多舞袖。虽然有袖穴不见，官不离乡任何爱。真气聚处看明堂，明堂里面要平阳。明堂里面停猪水，第一宽平始为贵。侧裂倾堆撞射身，急泻崩腾非吉地。请君未断左右山，先向明堂观水势。明堂亦有如锅底，横号金船龙虎里。直号天心曲御阶，马蹄直兮有曲势。明堂要似莲花水，荡归左位长公起。荡归右处小公兴，若居中心诸位贵。大抵明堂横为贵，其次之玄关锁是。荡荡直去不回头，虽似御阶非吉地。明堂要如衣领会，左纽右袂贵方为贵。或是曰隄与山脚，如此关阑真可喜。忽然横前无关锁，地劫风吹吉利。请君来此细消详，更分前官并后鬼。左肋生来笏样，右肋生来鱼袋形。方长为象短为水，小巧是金肥是银。看此样形临局势，中间乳穴是为真。

赐带鬼形如瓜瓠，二条连移左转去。回头贴来侍从官，前案横交金玉盘。玉盘赐将金盘相，左右在人心眼上。重数如多赐亦多，一重数是金屏带。二重是屏三金带，横转穴前官转大。子孙三代垂鱼袋，右上三鱼虎身外。三代子孙赐金带，三重横盘龙外生。四重即是赐金玉，重数如多福最深。此是龙家赐带鬼，莫将龙向左边临。玉几方屏武曲形，身后是几几外屏。几屏须要问先后，

未有屏先几后生。几屏如在后头托，此是公侯将相庭。破军星峰如走旗，前头高卓尾后低。两傍失险落坑陷，壁立反裂形倾欹。不知此星出六府，上有三台远为祖。然后生出六曜星，贪巨禄文廉武辅。三台星辰号三阶，六星两两鱼眼挨。双尖双圆如贪巨，却在绝顶双安排。双尖定出贪狼去，双圆生出武曲来。上台中台下台出，行到六府文昌台。文昌六星如偃月，穿星六星似环。平顷上头生六星，六处微堆作凹凸。凹中微起似六星，生出九星若排列。

破军皆受九星变。逐位生峰形象现。山形在地水在天，真气下感祸福验。尊星顿起真形了，枝叶皆是禄存占。尊星虽云有三吉，三吉之余有辅弼。不知三吉不常生，有处观来无一实。盖缘不识破军星，星说走旗拖尾出。走旗拖尾是真形，若出尊星形变生。与君细论破军体，逐一随星种类名。贪狼破军如顿起，一层一级名天梯。顶尖冲前有岩穴，伸顶犹如鸡作啼。顶头有带下岩去，引到平处如蛛丝。欲断不断马迹过，东西有显梭中丝。三吉之星总如此，此处名为吉破地。过坪过水皆如是，定有泉塘两夹随。贪下破军巨门去，去为垣局不须疑。巨门破军裂十字，顶上微圆欹侧取。势如啄木上高枝，直上高崖石髻露。此星出龙生鼎足，瓜甲岩若鸡距。此龙富贵生王侯，五换六移出宰辅。

禄存破军在平顶，两肋蛇行肋微露。前如大木倒平洋，生幹生枝叶无数。叶中生出嫩枝条，又作高峰下平地。当知为穴亦不远，护送不来作神宇。

武曲破如破櫥柜，身形臃胀崩形势。前头走出鸡伸颈，岭上下来如象鼻。一高一下脚不尖，作穴乳头出富贵。破军廉贞高崔嵬，水流关峡声如雷。辅星破军如幞头，两傍有脚如抛球。弼星破军如鲤跃，行到平中一时卓。三三两两平中行，直出身来横布脚。为神为庙为富贵，只看缠护细斟酌。缠多便是富贵龙，缠少只为钟鼓阁。

九星皆有破禄文，三吉之形辅弼尊。平行穿珠巨贪禄，阑掉尖拖是破军。吉星之下无不吉，凶星之下凶所存。况是凶龙为不穴，只是闲行引过身。纵然有穴必是假，假穴如何保久存。时师只来寻龙脉，来此峡内空低蹲。便指缠护为真气，或有远秀出他村。便说朝山朝水好，下了凶事自入门。只缘不识真龙出，前面必出星辰尊。尊星沾了死龙骨，换了破军廉禄文。破军忽然横开张，帐里戈旗出生旺。此龙出作将军形，前遇溪流为甲仗。破禄形象最为多。枝蔓悬延气少平。不为尖刀即剑戟，不作蛇行即掷梭。出逢六秀方位上，上与六气横天河。六气变而生六秀，凶星到此亦消磨。凶星消磨生吉气，定有星辰巨浪波。此是神仙绝妙法，不比寻常格地罗。

与君略举大形势，举目一望皆江河。天下江山几万重，我见破军到处是。禄存文曲辅弼星，低小山形总相类。只有高山形象殊，略举大纲与君议。昆仑

山脚出阨颜，只只脚是破军山。连绵走出瀚海北，风俗强悍人粗顽。生儿三岁学骑射，骨鲠刚方是此间。山来陇石尖如削，尽是狼峰更高卓。此处如何不出文，只为峰多反成浊。高山大陇峰多尖，不似平原一锥卓。行行退卸大散关，百二山河在彼间。大缠大护到函谷，水出黄河如阙环。低平渐渐出熊耳，万里平阳渐渐低。大梁形势亦无山，到此寻龙何处是。识得星峰是等闲，平处寻龙最最难。若无江流与淮水，渺渺茫茫不见山。河流冲决山断绝，又无石骨又无脉。君若到彼说星峰，一句不容三寸舌。黄河在北大江南，两水夹行势不绝。行到背脊忽起峰，兖州东岳插天雄。分枝劈脉钟灵气，圣贤多在鲁邦中。自古英雄出西北，西北龙神少人识。紫微垣局太微宫，天市天苑太行东。南龙高枝过总顶，黑顶二山雪峰盛。分出泰川及汉川，五岭分星入桂连。山行有断脉不断，直至江阴大海边。海门旺气连闽越，南水两夹相交缠。此是海门南脉络，货财文武相交错。何处是贪何处文？何处辨认武曲尊？寻龙望气先寻脉，云雾多生是龙脊。春夏之交与二分，夜望云霓生处觅。云霓先生绝高顶，此是龙楼宝殿定。大脊微微云自生，雾气如岚反难证。生寻雾气识正龙，却是枝龙观远应。此是神仙寻地法，百里罗城不为远。知此然后论九星，要识九星观正形。因就正龙行脚处，认取破禄中间行。天下山山有破禄，破禄交横有地轴。禄存无禄只为关，破军不破只为阨。关阨之山作水口，必有罗星在水间。大河之中有砥柱，四川之口生滟。大姑不姑彭蠡前，采石金山作门户。更有焦山罗杀石，虽是罗星门不固。此是大寻罗星法，识者便知愚未悟。吾若论及破军星，多是引龙兼作护。大龙虽要大破军，小龙夹乱破禄文。廉贞多是作龙祖，辅弼随龙富贵生。廉贞若高龙不出，只是为应廉为门。请君看此州县间，何处不生水口山。水口关阨皆破禄，无脚交牙如叠环。或有横山如卧虎，或作重重如瓜瓠。禹凿龙门透大河，便是当时关水处。大行走何中府，河北河南关两所。大河北来曲射东，西山作水如眠龙。马耳山枕大江口，绝无脚手为神妙。灵壁山来截淮河，更无一脚如横过。海门二山锁二浙，两山相合如环缺。文廉生脚锁缙流，横在水中为两截。大关大锁龙千里，定有罗星横截气。截住江河不许流，关住不知多少地。小罗小锁及小关，一州一县须有阨。十阨十锁百十里，定有王侯居此间。乡落罗星小关锁，枕水如戈石横卧。但看无脚是关阨，重数多少分将佐。君如能识水口山，便识天戈并禄破。

左辅正形如幞头，前高后低大小球。伸舒腰长如杖鼓，后大前小驼峰侔。下有两脚平行去，或在武曲左右游。此龙如何近武曲，自是分宗为伯叔。分宗定作两贵龙，此与他星事不同。武曲两傍必生辅，不似他星变形去。左辅自有左辅形，方峰之下如卓斧。此是武曲辅星形，若是真辅不如此。真龙自作贵龙身，璞头横脚高低去。高顶高峰圆落肩，忽然堆起如螺卵。又如梨栗堆簇繁，顶上累累山结顶。断定前送深入垣。

要知此星名侍卫，入到垣中最为贵。东华西华门水横，水外四围列峰位。此是垣前执法星，却分左右为兵卫。方正之垣号太微，垣有四门号天市。紫薇垣外前后门，华盖三台前后卫。中有过水名御沟，抱城屈曲中间流。紫薇垣内星辰足，天市太微少全局。朝迎未必皆真形，朝海拱辰势如簇。千山万水皆入朝，入到怀中九回曲。入垣辅弼形微细，隐隐微微在平地。右卫左卫星傍罗，辅在垣中为近侍。右弼一星本无形，是以名为隐曜星。随龙博换隐迹去，脉迹便是隐曜行。只缘飞宫有九曜，因此强名右弼星。天下寻辅知几处，河北河南只三四。更有终南泰华龙，出没为垣尽如此。南来莫错认南岳，虽有弼星垣气弱。却有回龙辅大江，水口三峰卓如削。此龙俗云多辅星，又随塞垣入沙漠。两京嵩山最难寻，已被前人曾妄作。东西垣局并长江，中有黄河入水长。后山屏帐如负，下瞰秦淮枕水乡。辅弼隐曜入大梁，却是英雄古战场。大河九曲曲中有，辅弼九曲分入首。夫人识得左辅星，识得之时莫开口。如何识得左辅星，次第生峰无杂形。天门上头生宝殿，宝殿引生凤楼横。楼中千万寻池水，水是真龙楼上气。两池夹出龙脊高，池中崩倾非大地。地中实是辅弼星，只分有迹与无形。有形便是真左辅，无迹便是隐曜行。纵然不大也节钺，巨浪重重不堪说。巨浪是帐帐有扛，扛曲星峰巧如缺。扛星便是华盖横，曲处星峰不作证。证出贪巨禄文廉，武破周而复始定。天戈直指破军路，此是天门龙出序。若出天门是正龙，不出天门形不真。一形不具便减力，次第排来君莫误。自贪至破为次第，颠倒乱行龙失序。一剥一换寻断处，断处两傍生拥护。旌幢行有盖天旗，旗似破军或斜去。看他横带如巨浪，浪滚一峰名出帐。帐中过去中央行，不出中央不入相。星形备具入垣行，怪怪奇奇入天象。我到京师验前说，帝垣果有星罗列。南北虽短东西长，东华水绕西华冈。水从阙口复来朝，九曲九回朝帝阙。前星俨若在南上，周召到此观天象。上了南冈望北冈，圣人卜宅分阴阳。北冈峙立天门上，分作长垣在两傍。垣上两边分九个，两垣夹帝中央坐。要识垣中有帝星，皇都坐定甚分明。君若要识左辅宿，凡入皇城辨垣局。重重围绕八九重，九重之外九重复。重出复岭看辅星，高山顶上幞头横。低处恰如千官入，载弁横班如覆笠。仔细观来真不同，应是为垣皆富局。辅为上相弼次相，破禄宿卫廉次将。文昌分明是后宫，武曲贪狼帝星样。更有巨门最尊贵，唤作极星事非诬。三垣各有垣内星，凡是星峰皆内向。垣星本不许人知，若不明言恐世迷。只到京师君便识，重重外卫内垣平。此龙不许时人识，留与皇家镇国家。请从九曜寻剥龙，剥尽粗龙寻细迹。要识真龙真辅相，只看高低幞头样。若是辅星自作龙，隐行不识真形象。若还三吉去作龙，随龙变形却不同。贪狼多类品字立，武巨圆方三个峰。三峰节节随身转，中有一峰是正面。两傍夹者是辅星，大小尖圆要君辨。此龙初发在高山，高处生峰亦生瓣。肩瓣须明似幞头，袞袞低来是辘球。平行鲤鲫露背脊，有脚横排如覆笠。若是降楼并下殿，节节如楼下剥换。贪下剥换如抛球，尖处带脚如龟浮。此是下岭方如此，上岭逆行推覆舟。尖圆若是品字立，世人误作三台求。禄存剥换蜈蚣节，微微短脚身边立。文曲梭中带线行，曲曲飞梭草藏迹。廉下变为梳齿形，梳齿

中央引龙脊。徘徊幞头如改换，行当平中断复断。破军之下夹两枪，若作天戈如走电。乱行失序出头来，又似虎狼行带箭。缠多便作断吉龙，若是无缠为道院。

弼星本来无正形，形随八曜高低生。要识弼星正形处，八星断处隐藏处。隐藏是形名隐曜，此是弼星最要妙。抛梭马迹线如丝，蜘蛛过水上滩鱼。惊蛇入草失行迹，断脉断迹寻来无。脉是尊名右弼星，左右随龙身上行。行龙之时，有辅弼，变换随龙看踪迹。君如识得右弼星，每到垣中多失迹。博龙失脉失迹时，地上失弦琴背觅。若识弼星隐曜宫，处处观来皆是吉。此星多吉少傍凶，画为藏形本无实。藏形之时神杀藏，却是地中暗来脉。此地平阳千百程，不然彼处却是弼。坪中还有水流坡，高水一寸即是阿。只为时师眼力浅，到彼茫然无奈何。便云无处寻踪迹，直到有山方认得。如此之人岂可言？有穴在坪原自失。只来山上觅龙虎，又要圆头始云吉。不知山穹落平去，穴在坪中贵无敌。痴师误了几多人，又道葬埋畏卑湿。不知穴在水中者，如此难凭山泉湿。盖缘水涨在中央，水退即同乾地力。且如两淮平似掌，也有州军落巢沥。也有英雄在彼中，岂无坟墓与宫室？只将水注与水流，两水夹流是龙脊。非惟弼曜在其中，八曜入坪皆有踪。前篇有时说平处，平里贪狼皆一同。时师识尽真龙脉，方知富贵与丰隆。

贪狼作穴是乳头，巨门作穴窝中求。武曲作穴钗钳觅，禄廉梳齿犁车辟头。文曲穴来坪里作，高处亦是掌心落。破军作穴似戈矛，两傍左右手皆收。定有两山皆护卫，不然一水过横流。辅星正穴燕巢仰，若在高山挂灯样。落在低平是鸡巢，纵有圆头亦凹象。此是博换寻星穴，寻穴随龙细辨别。龙若真兮穴亦真，龙不真兮少真穴。寻龙虽易裁穴难，只为时人昧剥山。剥龙换骨星变易，识得疑龙穴不难。古人望龙知正穴，盖将失龙寻换节。识得龙家换骨星，富贵令人无歇灭。

寻龙且用依经诀，好把星峰细辨别。龙行上应三吉星，儿孙世代产贤哲。次第发出有尊卑，初龙小巧真龙拙。一起一伏名差殊，变换之中分骨节。有乳有节足安坟，气候潜藏寻取穴。吉星之下节目奇，凶星之下节目劣。崩洪节目最为强，气脉相连无断绝。

龙星自有真峰应，雌山低弱雄山胜。行龙虽贵骨节奇，入穴须教骨节称。不欲山曲如反弓，不欲山直如伸颈。吉星吉兮凶星凶，不由人使由天定。时师未识七星形，为作歌兮切须听。

贪狼一木势尖强，鬼星秀丽足文章。或然丫角牙丫起，明经魁选细推详。七峰八峰磊落去，龙图学士富文章。左穿右博烈笔阵，行龙旌节如旗抢。其间

定有神灵应，或然世代生王侯。若作天马腾跃起，富虽不巨盈千仓。若作牙笋攢地面，文武官显居朝堂。不世富贵驰声誉，更兼福祿寿而昌。

巨门一土少人知，端正秀丽如蛾眉。有时覆月出天外，有时隐隐生平夷。挺生英杰事明主，忠良正直如皋夔。悬锤顿起高耸起，富贵兼全声闻美。牛奔象舞势勇猛，授钺阃外无复疑。忽然垒垒空碧，小更良兮高更奇。斯地勿论富与贵，神仙出世同安期。肥厚遥长子孙远，势若短尖多亏盈。

武曲之星号一金，卓圭立笏高千寻。定主兵权富韬略，登坛既拜夷狄饮。棱层高耸立屏障，文华秀发称儒林。簇簇楼台高且壮，危岩古怪当天地。此地葬之勿犹豫，世代荣贵辉古今。便以方冠清且巧，三五相连罗碧岑。子孙聪明复秀丽，芝兰庭砌何森森。

禄存一土君切忌，丑恶崩欹不绵媚。高峰孤起如拈拳，低山卑湿如牛鼻。或若棺材随水流，或若死尸卧平地。自然亏缺不足看，疾病颠狂遭剗刈。儿孙佣懒走他州，淫欲奸偷总连累。

文曲一水何孤单，生枝生足如蜒蚰。乱花丘垅不接续，三三五五飞翩翩。也似惊蛇初出草，也如鹅颈榨流泉。坑溪反背无收拾，纵然收拾还牵拳。此地葬这主游荡，男不忠兮女不贤。

廉贞独火大凶灾，高尖丑恶空崔嵬。生枝发足桃符起，首尾分张两畔开。形似塚甲势分列。质不清兮浊似血。毛发焦枯气脉散，水流滞急声如雷。瘟死尽兼官祸，败国亡家真可哀。

破军二金招凶恶，山猛阴阳各差错。峰峦突兀乱石冈，不然破碎连基凿。也作竹篙马鞭势，也作兵戈与绳索。左崎右险举头看，入穴葫芦块然落。明堂倾陷水潺潺，龙虎二山伸两脚。若犯此星甚乖张，当代儿孙见销铄。辅弼常随七星转，多在明堂左右见。有时脱体醮清波，形势或作阑圈西。或见龟蛇或见鱼，迎山连接如丝线。山厚山肥人多丰，山薄山走人奸贱。须教闭密不通风，莫令大开水流溅。

三盖吉星随龙入，磊落岩形卓立。或作高峰势插天，或在明堂皆顿集。或在水口相举连，或在辅弼山头立。或然隐隐在溪坑，胎息成龙势藏蛰。大成州郡产英豪，小作乡村兼镇邑。定知世代禄绵绵，文韬武略精传习。

七星变化无穷极，体样相同人未识。四维八干十二枝，博换化身百千亿。本自二源分派殊，不得明师述大惑。但将分受细推寻，何用劳心更劳力。凶祸之星凶祸生，福德之星招福德。造化元来指掌间，此是神仙真法则。

上篇

疑龙何处最难疑，寻得星峰却是枝。关峡从行并护托，蠢蠢枪旗左右随。幹上星峰金不作，星峰龙法近虚词。与君少释狐疑事，幹上寻龙真可据。幹龙长远去无穷。行到中间阳气聚。面前山水又可爱，背后护龙皆反背。君如就此问疑龙，此是幹龙迎送队。譬如赍粮适千里，岂无顿宿分内外。龙行长远去茫茫，定有参随部位长。凡有好山为幹去，枝龙尽处有旗枪。旗枪也是星峰作，圆净尖方高更卓。就中寻穴穴却无，幹去未休枝早落。

枝龙身上亦可裁，半是虚花半是胎。若是虚花无朝应，若是结实护送回。护缠尚要观叠数，一叠回来龙身顾。莫便将为真实看，此是护龙叶交互。三重五重抱回来，此就枝龙腰上做。幹龙尤自随水去，护送迢迢不回顾。正龙身上不生峰，有峰皆是枝叶送。君如见此幹龙身，的向幹龙穷处觅。君如寻得幹龙穷。二水相交穴受风。风吹水劫却非穴，君如到此是疑龙。请君看水交缠处，水外有山来聚会。翻身顾母顾祖宗，此是回龙转身处。宛转回龙是挂钩，未作穴时先作朝。朝山皆是宗与祖，不举千里远迢迢。穴前诸官皆拜揖，千源万派皆朝入。此是寻龙大法门，两水夹来皆转揖。

寻龙何处使人疑，寻得星峰却是枝。枝中乱来无正穴，真龙到处又疑非。只缘不识两边护，却爱飞峰到脚随。飞峰斜落是龙脚，脚上生峰一达卓。真龙平处无星峰，两边生峰至难捉。背斜面直号飞峰，此是真龙夹从龙。一节生峰一节插，两节虽长号宽峡。峡长绕出真龙前，背后星峰又可怜。到此狐疑不能识，请向正龙寻两边。两边起峰为护从，正龙低平最贵重。星峰两边转前揖，揖在穴前为我用。问君州县正身龙。大浪横江那有峰。起峰皆是两边脚，去为小穴为村落。如此寻龙看两边，两边生脚未尝偏。正身绕却中央去，禄破文廉多作关。关门是为有大小，破禄二星外为拦。禄存无禄作神坛，破军不破作近关。要寻大地寻关局，关局大小水口山。

大凡寻龙要寻幹，莫道无星又无换，君如不识枝幹龙，每见于龙多迢漫。不知幹长缠亦长，外山外县山为伴。寻龙千里远迢递，其次五百三百里，先就舆图看水源，两水夹来皆有气。水源自是有长短，长作军州短作县。枝上节节是乡村，幹上时时断复断。分枝劈脉散乱去，幹中有枝枝复幹。凡有枝龙长百里，百里周围作一县。百里各有小于龙，两水峡来寻曲岸。曲岸有水抱龙头，抱处好寻气无散。到此先看水口山，水口交牙内局宽。便就宽容平处觅，左右

周围无空阔。断然有穴在此处，更看朝水与朝山。朝水与龙一般远，共祖同宗来作伴。客山千里来作朝，朝在面前为近案。如有朝迎情性真，将相公候立可断。

寻得真龙不识穴，不识穴时总空说。识龙识穴始为真，下着真龙官不绝。真龙隐拙穴难寻，惟有朝山识幸心。朝若高时高处点，朝着低时低处针。朝山亦自有真假，若是真时特来也。若是假时山不来，徒爱尖圆巧如画。若有真朝来入怀，不必尖圆如龙马。惟要低昂起伏来，不爱尖倾直去者。直去名为坠朝山，虽见尖圆也是闲。譬如贵人背面立，与我情意不相关。亦有横列为朝者，若是横朝似衙嗜。前山横过脚分枝，枝上作朝首先下。首下作峰或尖圆，双双来朝列我前。大作排牙小作列，如鱼骄头蚕比肩。朝余却去作水口，与我后缠两相凑。交牙护断水不流，不放一山一水走。

到此寻穴定明堂，明堂横直细推别。横城宽抱有垣星，更以三垣论交结。交结多时垣气深，交结少时垣局泄。长垣便是横朝班，局心便是明堂山。钩铃垂脚向垣口，北面重重尊圣颜。大抵山形虽在地，地有精光属星次。体魄在地光在天，识得星光真精艺。明堂惜水如惜血，穴里避风如避贼。莫令穴缺被风吹，莫使溜牙遭水劫。问君如何辨明堂，外山抱里内平洋。也有护穴亦如此，君若到此细推详。时师每到穴峡里。山水周围秀且丽。踌躇四顾说明堂，妄指横山作真地。不知穴峡自周围，只是护穴堂泄气，泄气之法妙何观，左右虽回外天拦。此是正龙护穴峡，莫将堂局此中看。与君细论明堂样，明堂须要之玄放。明堂远曲如绕绳，远在穴前须内向。内向之水抱身横，对面抱来弓带象。上山下来下山上，中有吉穴随形向。

形若真时穴始真，形若不真是虚诞。虚诞之山看两边，两边虚空亦如然。外缠不转内托返，此是贵龙形气散，龙虎背后有衣据，此是官穴拜舞袖。虽然有袖穴不见，官不离乡任何受。贵龙行处有毡褥，毡褥之龙富贵局。问君毡褥如何分，龙下有坪如鳖裙。譬如贵人有拜席，又如僧道坛具伸。真龙到穴有涎褥，便是枝龙山富足。此是神仙识贵龙，莫道肥龙多息肉。瘦龙虽是孤寒山，也有瘦龙出高官。肥龙须作贵龙体，也有肥龙反凌替。问君肥瘦如何分，莫把雌雄妄轻议。大戴亦当有此言，溪谷为牧低伏蹲。冈陵为牡必雄峙，不知肥瘦有殊分。汉儒以山论夫妇，夫山高峻妇低去。此是儒家论尊卑，便是龙家雌雄语。大抵肥龙要瘦护，瘦龙也要肥龙御。瘦龙若有咽褥形，千里封候居此地。

敢将禹迹来问君，舆图之上要细论。寻龙论脉尤论势，地势如何却属坤。若以山川分两界，黄河川江两源派。其中有枝济与河，淮汉湘水亦长源。幹中有枝枝有幹，长者入海短入垣。若以幹龙会大尽，太行喝石至海孺。又有高山入韦领，又分汝颖河流吞。南幹分枝入海内，河北河东皆不背。葱领连绵入桂

连，又入衡阳到江边。其间屈曲分臂去，不知多少枝叶繁。又分一派入东海，又登碣石会为垣。一枝分送人海门，斡龙画在江阴坟。若队斡龙为至贵。东南沿海天中草。如河坦星不在彼，多在枝龙身上分，到波枝斡又难辩，枝上多为州与县。京都多是在中东。海岸山穷风荡散。君如要识枝斡龙，更看疑龙中下卷。

中篇

虽然已识枝中斡，长作京都短作县。枝中有斡斡有枝，心里能明口能辨。只恐寻龙到此穷，两水夹来风荡散。也有方州并大邑，直到水穷山绝献。也有城隍一都会，深在山原隈僻畔。今日君寻到水穷，砂砾坦然缠护窠。右寻无穴左无形，无穴无形却寻转。寻转分枝上觅穴，惟见纵横枝叶乱。也识转换也识缠。也识护托也识缠。只是孤疑难捉穴，穴若假时无正案。到此之时心生疑，若遇高明能剖判。为君决破之疑心、枝斡乱时分背面。假如两水夹龙来，便看外缠那边回。缠山缠水回抱处，背底缠山缠水隈。护缠亦自有大小，大小随龙长短来。龙长缠护亦长远，龙短缠护亦近挨。大抵缠山必回转，莫把明堂向外裁。曲转之形必是面。只恐进山寨不开。寻得缠护分明了，更看落头寻要妙。缠出缠水如衣屏，向前宽阔看多少。缠水缠山作案山。只恐明堂狭不宽。山回水抱虽似面，浪打风吹岩壁寒，请君来此看背面，水割石岩龙背转。若是面时宽且平，若是背时多陡岩。面时平坦中立穴，局内必定朝水缓。萦纤怀抱入怀来，不似背变风荡散。君如识得背面时，枝斡寻龙无可疑。宽平大曲处寻穴，此为大地断无疑。详看朝迎在何处，中有横过水城聚。背后缠水与山回，相合前朝水相随。后缠抱来结水口，前头生脚来相凑。两山丙不作一尖，更看罗星识先后。罗星亦自有首尾，首逆上头尾拖水。如此地穴与寻龙，不落空户与失踪。秤定上下左右手，的有真龙在此中。忽然数山皆逼水，水夹数山来相从。君如看到护送山。上坡下坡事一同。无疑上坡是真穴，看来下坡亦藏风。二疑更看上下转，山水转抱是真龙。夹龙自上亦作穴，此处恐是双雌雄。虽作两穴分贵贱，分高分下更分中。也有真形无朝水，只看朝山为近侍。朝水案外暗循环，此穴自非中下地。吸爱案山逼水转，不爱顺流随水势。顺流随水案无力，此处名为破城里。若是逆水作案山，尖得处垣无走气。也有真形无朝山。只要诸水聚其间。汪汪万顷明常外，内局周回如抱环。钩钤键闭不漏泄，内气无容外气残。外阳朝海拱辰入，内气端然龙虎安。枝斡之龙识背面，位极人臣世袭官。

总饶已能分背面，面得宽平背崖岩。假如两水夹龙来、屈曲翻身势大转。一回顿伏一翻身，一田转换一回断。两边皆有山水朝，两边皆有水抱岩。两边皆有穴形真，两边皆有穴形真，两边皆有山水案。两边朝迎皆可观，两边明堂皆入选。两边缠护一般来，两手下边皆回转。此山背面未易分。心下狐疑又能

判。不应两边皆立穴。大小岂容无贵贱。只缘花穴使人疑。更看护身脚各辩。莫来此处谈真龙。两水夹来龙必转。逆转之龙有鬼山，鬼山拖脚皆后环。识得背面更识鬼，识鬼之外更识官。大凡幹龙行尽处，外山隔水来相顾。幹龙若是有鬼山，回转向前宽处安。凡山大曲水大转，必有王候居此间。也有幹龙夹两水，更不回头直为邀。只是两护必不同，定有护关交结秘。幹龙行尽若天鬼，须看众水聚何处。众水聚处是明堂，左右交牙锁真气。如此明堂虽是真，锁结交牙诚可贵。

问君疑龙何处难，两水之中必有山。两山之中必有水，山水相夹是机源。假如十条山同聚，必有十水归一处。其间一水是出门，九山同来作门户。东行看西山好。西上看东山妙。南山望见北上山，山奇水秀疑似间。北上看见南山水，矗矗尖奇秀且丽。君如遇见此处时，两水夹来何处是？与君更为何分别，先分贵贱星罗列。更须参究龙短长，又看顿伏星善良。尊星不青为朝见，从龙虽来挠掉藏。贵龙重重出入账，贱龙天帐空雄强。十山九水难同聚，贵龙居中必异常。问君如何分贵贱，真龙不肯为朝见。凡有星峰去作朝，此龙骨里福潜消。譬如吏兵与臣仆，终朝跪起庭前杖。那有精神立自身，时师只说同关局。朝山护送岂无穴，轻重金与贵龙别。龙无贵贱只论长，缠龙远出前更强。若徒论长不论贵，缠龙有穴反为良。中恐寻龙易厌口，虽有眼力无脚力。

若不穷源论祖宗，也寻顿伏识真踪。古人寻龙寻顿伏，盖缘顿伏生尖曲。曲转之徐必生枝，枝上必为小关局。譬如人行适千里，岂无解鞍并顿宿。顿宿之所虽未住，亦有从行并部曲。顿伏移换并退卸，却看山面何方下。移换却须寻回山，山回却有迎送还。迎送相从识龙面，龙身背上是缠山。缠山转来龙抱体，此中寻穴又何难。古人建都与建邑，先寻顿伏识龙关。升虚望楚与涉懒，此是寻顿与山面。降观于桑与降原，此是寻伏下平田。度其夕阳挨以日，南北东西向无失。乃涉南冈景于京，此是望穴识龙形。险彼百泉观水去，陈彼溶原观水聚。或险南冈与太原，是寻顿伏非苟然。古人卜宅贵详审，经旨分明与后传。

下篇

龙已识真无可疑，尚有疑穴费心思。大抵真龙临落穴，先为虚穴贴身随。穴有乳头有钳口，更有平坡无左右。亦有高峰下带垂，更有昂头居陇首。也曾见穴在平洋，四畔周围无高冈。也曾见穴临水际，俗人见穴无包藏。也曾也穴如仄掌，却与仰掌无两样。也曾出穴直如枪，两水射肋自难当。更有两山合一气，两水三山同一场。君如识穴不识怪，只爱左右抱者强。此与俗人无以异，多是葬在虚花里。虚花左右似有情，仔细辨来非正形。虚穴假穴更是巧，仔细

看来无甚好。怪形异穴人厌看，如何子孙世袭官。只缘怪形君未识，识得裁穴却无难。

识龙自合当识穴，已在《变星篇》内说。恐君疑穴难取裁，好向后龙身上别。龙上生峰是根口，前头结穴是花开。根口若真穴不假，盖从种类生出来。若不随星识根种，妄随虚穴凿山隈。请君孰认《变星篇》，为钳为乳为分别。高低平地穴随身，岂肯妄下钳乳穴？穴若不随龙上星，断然是假不是真。请君更好旧坟覆，贪星是乳巨钐局。

外县京国多平洋，也有城邑在高岗。淮甸州县在水尾，夔峡山岭是城隍。随他地势看高下，不可执一拘挛也。千万随山寻穴形，此说断能辩真假。冀州壶口落低下，盖缘辅弼为垣马。太原落处尖似枪，盖缘廉破龙最长。建康落在坡平地，盖缘辅弼星为体。太原平坦古战场，熊耳为龙星可详。长安帝垣星外峙，巨武竹龙生出势。京师落在垣局中，狼星夹出巨门龙。太行走入河中府，入首连生六七存。入首虽然只是山，落处却在回环间。此与窝钳无以异，只在大小识形难。

我观星辰在龙上，预定前头穴形象。为钳为乳或为坡，或险或夷或如掌。历观龙穴无不然，大小随形无两样。此是流星定穴法，不肯向人漫空诳。更有二十八舍间，星穴裁之最为上。大凡识星方识龙，龙神落穴有真踪。真踪入穴有形势，形势真时寻穴易。若不识形穴难寻，左右高低如何针？且如龙形有几样，近水近山随物象。如蛇如虎各有穴，形若真时穴可想。龙有耳角与腹肠，鼻颡如何却福昌。虎有鼻唇并眼耳，肩背如何却出贵？

看他形象宛在中，最是朝山识正龙。高低只取朝山定，莫言三穴有仙踪。千里来龙只一穴，正者为优旁者劣。枝上有穴虽有形，不若干龙为至精。龙从左来穴居右，只为回来方入首。龙从右来穴居左，只为藏形如转磨。高山万仞或低藏，看他左右及外阳。左右低时在低处，左右高时在高冈。朝山最是龙正穴，不必求他金尺量。正穴当朝必有将，有将便宜为对向。穴在南时北上寻，穴在北时南上望。朝迎矗矗两边掀，向内有如鸡见蛇。对面正来不倾仄，才方移步便欹斜。只将对将寻真穴，将若真时穴最佳。

乳头之穴怕风缺，风若入来人绝灭；必须低下避风吹，莫道低时髻裙绝。钳穴如钮挂壁隈，惟嫌顶上有水来；钐头不圆多破碎，水倾穴内必生灾。仰掌要在掌心里，左右挨排恐非是。窝形须要曲如窠，左右不容少偏破；偏破不可名窠穴，倒仄倾摧祸奈何！尖枪之穴要外裹，外裹不牢反生祸；外山抱裹穴如枪，左右抱来尖不妨。山来雄勇势难竭，便是尖形也作穴。只要前山曲抱转，针着正形官不绝。穴法至多难具陈，识得龙真穴始真。

真形定是有真案，三百余形穴穴新。太凡寻穴非一样，降势随形合星象。譬如铜人针灸穴，穴的宛然方始当。忽然针灸失真机，一指隔差连命丧。大凡立穴在人心，心眼分明巧处寻。重重包裹莲花瓣，正穴却在莲花心。真龙定是有真穴，只为形多难具说。朝迎护从亦有穴，形穴虽成有优劣。朝迎若是有真情，此是真龙断不疑。朝迎逆转官星上，小作星形分别枝。虽然有穴非大器，随形斟酌事随宜。

大凡有形必有案，大形大穴如何断？譬如至尊坐明堂，列班排牙不撩乱。出人短小与气宽，皆是明堂与案山。明堂宽阔气宽大，案山逼迫人凶顽。案来降我人慈善，我去伏案贵人贱。龙形若有云雷案，人善享年亦长远。虎蛇若遇蛤与狸，虽出武权势易衰。略举些言以为例，请君由此细寻推。周家农务起后稷，享国享年延八百。秦人关内恃威权，蚕灭诸侯二世绝。此言虽大可喻小，嵩岳降神出申伯。大抵人是山川英，天降圣贤为时生。祖宗必定有山宅，占得山川万古灵。

附：疑龙十问

△一问抱养及僧道嗣续疑龙如何？

问君葬者乘生气，骨骸受福荫遗体。此说尚有一可疑，抱养之儿非己子。僧道嗣续是外来，如何却也能承继？与君详论古人言，举此大略非徒然。骨骸受气荫遗体，此理昭我不容议。却将僧道并抱养，辨论如何同己子。此说诚然是可疑，固宜穷理细寻推。人家生出英豪子，便是山川鍾秀气。山川灵气降为神，神随主者家生人。此山此穴认为主，即随香火降人身。古人尝有招魂葬，招魂天人可为样。招魂葬了祀事严，四百年间汉家旺。何拘骸骨葬亲生，只要祀事香火明。亦有四五百年祖，棺椁骸骨化为土。子孙千百尚荣华，人指此山谁是主。此山此穴有主者，神灵只向此家住。山川秀丽来为嗣，岂虑其家无富贵？山川日夜有朝迎，生出为人亦如是。乃知抱养与亲生，同受生灵无以异。故人接花接果义，与此相参非与是。后母却荫前母儿，前母亦荫后母子。只缘受恩与受养，如同所生并同气。以此言之在继承，只与香火无衰替。乃知招魂与抱子，僧道相承皆类此。

△二问公位疑龙如何？

问公如何分公位，父母生时无少异。间或生时有爱憎，死后何由别荣悴？譬如一木同根生，一枝枯悴一枝荣。荣者芳 日夜长，悴者日就枯槁形。此后遂有公位议，分长分中分少位。爱憎之说起于心，荣枯之说归于地。心有爱憎

死却无，地有肥磽此近似。东根肥即东枝荣，西枝磽云西枝瘠。要知此说未为当，似是如非当究理。左长前中右少位，此说当初自谁起。请君来此细排详，因别长男中少位。震为长子居左方，坎为中男坐来冈；艮为少男坐东北，乾统三男居坎傍；坤为地母西南位，长女东南中午地；兑为少女在西方，此是乾坤男女位。若以此法论阴阳，男居左傍女西厢。中子后龙中女向，自有次第堪推详。爰自萧梁争公位，却以玉鹅埋震地。震为长子起春宫，遂起争端谋玉器。公位之说起于斯，断以长震中居离。少居兑位四同长，五与二位分毫厘。六与少男无差别，七与长男同共说。八与五位共消详，九与三男排优劣。此是河图分九宫，上远一四七相同。中元二五八同位，下位三六九连此。后来执此为定议，只就河图分次第。

△三问公位盛衰疑龙如何？

问君公位虽能别，或盛或衰是何说？也有先盛后来衰，也有衰尽复萌孽。此理如何合辨明，时师廖以水宫折。不知年久世成深，岂有长盛无休歇？山川之秀虽盘固，气盛气衰有时节。代代长盛者无他，后来接续得吉多。衰者后来无救助，年深气歇渐消磨。凡言公位勿固执，先看其人数代祖。新旧数坟皆是真，新者必为旧者助。如是之家世民昌，福祿未艾不可量。是真不必问大小，积小成大最为妙。是者一坟非者多，纵有大地力分了。譬如杯水救薪火，水少火多难救祸。是多非少反成吉，譬如众水成江河。岂无一穴分公位，不取众坟参会议。大地难得小易求，积累不已成山丘。众坟合力却成大，人说小地生公侯。那堪大地有数穴，世世公侯不休歇。凡观巨室著姓家，必有大地福无涯。子孙百世虽分散，内有救地多荣华。一穴大地荫十世，小地千坟亦如是。骐驎千里迸一日，弩马十驾亦追至。图大不得且思次，此事当为知者议。

△四问阳宅阳宅疑龙如何？

问君阳宅要安居，此与安坟事一如。人家无坟有善宅，宅与阴地力无殊。大凡阳宅性穴小，穴小只宜安坟妙。小穴若为轮奂居，气脉伤残俱凿了。况是子孙必众多，渐次分别少比和。一穴裂而为四五，正偏前后岂无讹？大凡阳宅要穴大，宽阔连绵又平伏。前头横玉面前宽，可为市井于内外。如此方为阳宅居，窄小难容君莫爱。

△五问阳宅阳地大小如何？

问君阴阳有两宅，古人此事要分别。吕才详论有成书，论已分明无别说。要知居止只要势，水抱山朝必有气。忽然陡泻朝对倾，破碎斜倾非吉地。下手

回环朝揖正，坐主端严无返柄。纵饶小大也安和，住得百年家业盛。葬穴宜小居穴大，葬穴侧立居穴宽。

△六问主客山疑龙如何？

问君主客皆端正，两岩尖圆两相映。主是三山品字安，客亦三山形一般。客山上见主山好，主山上见客山端。此处如何辨宾主，只将水抱便为真。水城反背处为客，多少时师误杀人。凡观疑穴看堂局，堂局真处抱身曲。忽然平过却如何，即以从缠分部属。缠送护托辨假真，朝山无从托龙身。朝山直来身少曲，真龙屈曲不朝人。

△七问形真假疑龙如何？

问君龙固有枝幹，识得枝中幹分乱。故为幹上忽生枝，枝上连生数穴随。此是枝龙间旺气，譬如瓜蔓始生枝。分枝枝上连生子，生子之形必相似。或如人形必数穴，禽兽之形必同列。凡为形穴必两三，盖缘气类总如一。是故流形去结实，连生种类配偶匹。蛇形必定有雌雄，虎形相配无单只。大山峡里莫寻蛇，恐是高山脚溜斜。若是真蛇有鼠蛤，如无鼠蛤是虚花。或是蜈蚣出面来，亦有蚰蜒为案砂。大山猛兽莫言虎，恐是朝迎为主任。重峰拜舞似虎行，若是真虎无阙屏。更有肉堆狮子案，如无此案是朝迎。凡辨真假易分判，若是假穴无真案。若是真形案必真，人形人物两相亲。兽形降伏如贪噬，禽形必有条为系。龙形云雷象近水，月形星案前陈起。凡是真形有真案，试以类求当识算。

△八问幹作枝衰疑龙如何？

问君前经论贵贱，上是侯藩次州县。幹龙多是生王侯，枝作幹龙亦蕃衍。此说分明尚有疑，试举一说为君辨。前言盛衰固有为，枝上又生数条枝。节节为龙自有穴，已作未作气自随。胡为上作下必歇，亦有下作上必衰。既饶气脉相连接，自有气脉非相依。如何盛衰尚关属，为君决此一狐疑。盖小枝龙气脉短，又出小枝无转换。随龙附气气不长，大势上连枝上幹。幹头未作枝先兴，枝上未作幹先荣。枝上未作幹后作，幹长枝短力难争。恰似一瓶生数嘴，嘴小口大生水利。不从口出嘴长流，口若尽倾嘴无水。又如大树生小枝，小枝易瘦大枝肥。大枝分夺全气去，小枝不伐自衰羸。更看新作与旧作，年年深浅自可知。

△九问穴有花假疑龙如何？

问君前论穴难寻，唯有朝山识幸心。高低既以朝为定，真穴自可高低计。只缘前后有花假，假穴在后亦堪下。花穴多生连案前，朝山对峙亦如然。若将前相为证验，前后花假便不偏。到此令人心目乱，更有一说与人宣。假穴断然生在后，龙虎虽端涯必溜。穴中看见龙虎回，外面点检山丑走。花穴如何生在前，盖缘连臂使其然。连臂为案横生穴，案外有脚铺茵毡。其间岂无似穴者？但见外朝尖与圆。疾师误认此花穴，不知真穴秘中垣。前花后假人少识，此法元来秘仙籍。景纯虽然不著书，今日明言不容惜。花穴最是使人迷，后龙断妙朝又奇。如何使人不牢爱，只有一破余皆非。案山必然向里是，花穴无容有回势。朝山只有顶尖圆，定有脚手丑形随。若登正穴试一看，呼吸四围无不至。又有花穴无人知，龙虎外抱左右飞。盖缘正穴多隐秘，或作钗钗或乳垂。龙虎数重多外抱，龙上看虎左右归。虎上见龙左右抱，或从龙虎上针之。不知止穴尚在内，凡是穴郭曲即非。曲是抱里非正穴，请君以此决狐疑。

△十问博换疑龙如何？

问君寻龙莫失踪，三吉自有三吉峰。前去定作贪狼体，时时回顾火星宗。及至剥入辅弼去，犹作小峰顾祖宗。如何变星剥换了，却与前说事不同。盖缘幹龙行千里，一剥一换一峰起。由贪入巨入禄文，次第变入廉武里。破军尽变入辅弼，每星十二大盘屈。蛇行鹅顶鹤爪分，失落低平骏马奔。如此行来又数程，博换变易又前行。前行直到藩垣里，四外有山关水至。低平尚有辅弼形，此是入垣寻至止。幹龙行不问祖宗，枝上顾祖却不同。幹上剥换节节去，枝上落穴必顾宗。幹龙一变少亦九，多者或至十二重。一星十二节始变，周而复始换头面。贪尖巨方小卧蚕，如此周围换尽贪。换贪若尽即入巨，亦如贪狼数节去。多至十二少九变，却变禄星分台去。禄存节数如贪巨，换了文廉又至武。博换若周即转星，辅星三四弼起程。弼星入手必平漫，辅星入首多曲形。此是变星变尽处，变尽垣城四外迎。凡观一星便观变，识得变星知近远。远从贪起至破军，换尽龙楼生宝殿。虽然高耸却不同，还是尖峰高山面。一博一换形不同，岂可尽言顾祖宗？君如识得变星法，千里百里寻来龙。谁人识得大龙脊，山正好时无脚力。裹费不惜力不穷，其家世代腰金紫。凡看变星先看断，断处多时星必变。如此断绝曲屈行，高入青冥变鹤形。鹤形渐低必断绝，断绝复起是变星。却从变星辨贪巨，或是廉文武禄存。只以变星逆求程，识得变星节数法。不必论程穷脚力，只从变尽至弼星。岂愁不识得垣城？

附：卫龙篇

辅弼入垣星既晓，缠送护托皆明了。如何尚有傍明星，此星能明最精妙。左侍右卫形如何，此龙生处苦无多。除却天池并夹辅，高山顶生有平波。天地之水满则溢，侍卫之水随龙入。深入坎井不闻声，恰似尾闾没无疏。道是天地

又却非，二山环合使人疑。不知龙自不央过，两边侍卫贴身随。要在前侍并后卫，只有一丛贴身体。正龙高枝侍卫低，前池未满后池继。看来仿佛似天地，只有流泉活处低。或由田源水入次，或有幹窠如环随。两池相逐前后卫，两池相夹左右同。此是贵龙亲侍卫，高处是首低是尾。只观水流与不流，水若深潜是卫气。龙身若有此真形，一百里外垣城生。分垣远去似不顾，垣穷尽处面前横。垣中横水从中过，远缠如带五里生。垣前外列如打围，垣气足时无缺破。垣前水直入垣来，曲转东西垣亦开。却有随龙小溪涧，弯环抱体常低徊。横城水绕太微势，直朝射入紫垣气。百源来聚天市垣，一水抱曲是天园。更有天苑内无润，却有大水环三边。平洋宛然是紫气，河中河曲是天市。关中只是天苑垣，伊洛亦合是天肆。京师华盖是前星，东京三水入中庭。燕山最高象天市，天市碣石转抱萦。太行之东有天市，马耳峰上有侍卫。长江环外有三结，三结垣前水中列。中垣已是帝王州，只是垣城气多泄。海门环合似天市，天目天池生侍卫。万里飞腾垣外色，海外诸峰补垣气。盛衰长短固有时，亦是山川积气围。略举诸垣与君说，更有难言谁得知？上相次相既列上，上将次将必也两。上卫次卫必居中，所论卫龙合天象。山川之气上为星，星辰列次应出形。仰观星象储察理，卫龙内坚随龙行。只是贴身不关峡，以此可见天地情。略言侍卫贴龙体，详别流星入无底。卫山环合夹龙身，此是垣关常紧闭。屠龙不如且抵，多龙少却成痴。大言无当下士笑，或笑或取吾何辞。

附：变星篇

疑龙尽说总无疑，直龙藏幸便宜知。识得真龙结作处，岂逃真假幹兼枝。贪狼一变巨门星，星方磊落如屏形。顿笏顿钟如顿鼓，辅弼随行变禄存。禄存带禄为异穴，异穴生成鹤爪形，鹤爪之形两边短，一距天然撑正身。此是禄存带禄处，长短之穴为正形。起顶或成衣冠吏，短短低生左右臂。左臂短如插笏形，右臂短如佩鱼势。时师至此多狐疑，却嫌龙虎不缠卫。也有龙虎两头尖，左纽右纽休要嫌。也有龙虎生石觜，时师到此何曾喜。也有穴在大石间，也有穴在深潭里。也有左长右枝短，也有左短右枝长。也有主山似牛軛，也有前案如拖枪。世俗庸师多不取，那知异穴生贤良。有如贪狼变文曲，撒网之形非碌碌。撒网之形似牛皮，不着绯衣多食禄。有如贪变破军相，天梯隐隐如旗样。旗山若作盖天旗，旗下能生君与相。有如破军变贪狼，贪狼入穴如拖枪。拖枪之穴人嫌丑，只缘缠护两山长。贪变廉贞梳齿样，长枝有穴无人葬。人言龙虎不归随，那知葬了生公相。变作辅星〔下有缺文，字数不详〕变星篇，但是阴阳地理仙。凡遇龙神都照破，只缘心境已昭圆。

认太极

穴场金鱼水界。圆晕在隐微之间者，为太极。上是微茫水分，下是微茫水合。合处为小明堂，容人侧卧，便是穴场。有此圆晕则生气内聚，故为真穴，立标枕对于此而定。无此者，非也。若晕顶再见一二半晕如初三夜月样者，名曰天轮，影有三轮者，大地也。

分两仪

晕间凹陷者为阴穴，凸起者为阳穴，是谓两仪。就身作穴者为阴龙，宜阳穴；另起星峰作穴者为阳龙，宜阴穴，皆有饶减。或上截凸起，下截凹陷，或下截凸起，上截凹陷，或左右凹凸相兼者，为二气相感，则取阴阳交媾之中，升降聚会之所，不用饶减。

求四象

四象者，脉息窟突也。脉是晕间微有脊，乃少阴之象；息是晕间微有形，乃少阳之象；窟是晕间微有窝，乃太阴之象；突是晕间微有泡，乃太阳之象。四象作居，葬有四法：脉穴当取中定基，息穴当剖开定基，窟穴当培高定基，突穴当凿平定基。

倍八卦

脉缓者，用盖法：当揭高放棺，以盖覆为义；脉急者，用粘法：当就低放棺，以粘缀为义；脉直者，用倚法：当挨偏放棺，以倚靠为义；脉不急不缓而横者，用撞法：当取直放棺，以冲撞为义。已上四法，高山阳龙用之。

息之缓而短者，用斩法：当近顶放棺，以斩破为义；息之不缓不急而长者，用截法：当对腰放棺，以裁截为义；息之低者，用坠法：当凑脚临头放棺，以坠堕为义。已上四法，高山阴龙用之。

窟之狭者，用正法：当中心放棺，以中正为义；窟之阔者，用求法：当迎气放棺，以求索为义；窟之深者，用架法：当抽气放棺，四角立石，以架阁为义；窟之浅者，用折法：当量脉放棺，浅深中半，以比折为义。已上四法，平地阳龙用之。

突之单者，用挨法：当靠实放棺，以挨拶为义；突之双者，用并法：当取短放棺，以兼并为义；突之正者，用斜法：当闪仄放棺，以斜仄为义；突之偏者，用插法：当拨正放棺，以栽插为义。已上四法，平地阴龙用之。

盖者，盖也，有如合盆之形。盖之脉自坤而见于乾，盖之法自乾而施于坤，垢复之妙存焉，天地之精见焉。顶薄则舍之，切勿疏略，慎毋苟且。盖小盖大，则伤其元气；盖大盖小，则闭其生气；盖上盖下，则脱其来气；盖下盖上，则失其止气；

盖左盖右，或犯其剥气；盖右盖左，或受其冷气，纵得龙穴之妙，必遭横来之祸。顶薄舍盖云者，舍之不用，非舍上就下、舍高就卑之谓也。此以作穴言，彼以审穴言，意义自别，穴法不殊，略有差池，难致效验。

粘者，沾也。如沾恩宠之义。粘之脉自来而止于止，粘之法自止而止于尽。施承之道，攸存化生之意，将著下薄莫粘焉。理法少差，天渊悬隔。粘上粘下，则脱其来气；粘下粘上，则犯其暴气；粘右粘左，则失其正气；粘左粘右，或投其死气，纵得砂水之美，终是或承之差。下薄莫粘云者，弃之不用，非弃低取高、弃下取上之谓也。苟粘之真的，虽下临长江大河，亦为无碍。工巧岂有下薄弃粘之理乎？

倚者，依也，如依居之义。倚之脉自上而冲于下，倚之法自偏而傍于正。傍栖之形既成，变化之道自现。倚左倚右，或受冷；倚右倚左，或犯刚；倚上倚下，谓之脱脉；倚下倚上，谓之冲杀，纵得局面之奇，必见衰凌之患。本与挨法相似，但挨法施于突之平，倚法用于脉之直，天精天粹之机，至密至微之理，非上智其谁能知？

撞者，抵也，如抵触之义。撞之脉自斜而就于正，撞之法自正而就于斜。斜来之脉既专，专一之情可见。撞上撞下，则气从上止；撞下撞上，则气从下出；撞重撞轻，则生气虚行；撞轻撞重，则生气太泄，纵得来脉之真，终失正脉之吉。本与插相似，但插施于突之傍，而撞施于脉之斜。一毫千里之远，江河几席之间，不可不察。

斩者，断也。斩窃其生气，生气见于息之横。高不可侵顶，顶晕薄也；低不可近足，足底寒也。是以斩上恐失下，斩下怕失上，斩左右恐失中心，斩中心恐失左右。细观息象明白，次观穴情的当，然后以斩法施之，则上下左右自成体段。然息则体之微也，斩则用之广也。若不细察，遽尔投棺，则生气受伤，子母遭挫，纵得包藏之固，终非可久之道。且息象用斩，其息必小，小则难以投其大；斩施于息，其莹必大，大则难以容于小。必极到之理能明，斯中和之义自见。

截者，剖也。剖辟其生气，生气露于息之直。高若侵巅，谓之剖首；低若站麓，谓之剖足。是以截上恐遗下，截下恐遗上，截左恐失右，截右恐失左。

呵气而成，谓之一息。一息既成，贴于穴体。穴体微茫，切勿轻举。斩之息，多土意；截之息，多木意。横土用斩，截尽生意；直垂用截，接尽生意。势不相侔，作用过迥异。若不细玩，遽而轻投，则体用两伤，生气破泄，虽有美润之玉，恐损雕琢之手。大抵脉息之穴，不可双葬。正谓宁失之小，莫失之大。此方极当。

吊者，悬也。悬提其生气，生气直奔入于息下，上不可过高，恐漏其气；下不可过低，恐犯其气。一阴既息，诸阳来复，半在息体之足，半在息体之衬。气交感而成形，形既完而成穴。左右自无可混，上下最宜斟酌。若不细用心思，则首受杀伐，足践风寒，左右虽有缠绵，本主自难抵敌。大抵与粘相似，但粘乃吊之垂，吊乃粘而起，因材施用之道。量职官人之义，须当此处辨之。

坠者，落也，堕落其滴露。生气既完，如果脱蒂。上不可顶脉而扞，下不可离脉而作。顶不离弦，来意专一；足不离褥，生意直遂。息体丰盛，褥弦展转，穴星轩昂，吐出泡脉。坠左则就于偏枯；坠右则入于偏驳；坠下则来而不来；坠上则止所非止。须审吐落之情，并依坠落之法，若有怠忽，必失本体。亲上要退其刚硬之枯，就下要舒其呼吸之气，高不如吊，低不如粘，是为得之。

正者，整也。整肃其身体，收敛其精神。窟象既小，生气初凝，过于大，未免伤其元气之真；入于深，岂不伤其细嫩之体？损其元气，则精神不足；坏其细嫩，则本体不完。古今葬者虽多，未必尽晓此法。是以地吉而人不吉，地美而人不美也。亦有上下之误，岂无左右之偏，阴阳妙合，归于中正之天。刚柔相济，止于中正之地。三分损益，一理推行，自然吻合。

求者，度也。量度其大之止，追求其止之真。窟象既大，生气弥漫，过于大则气流而不专；过于小则气游而不息。流而不专则度之未真；游而不息则求之未切。虽见窟象，分明下穴，百无一发。是能求之于穴，不能求之于求也。亦有高低之错，岂无浅深之差。一真吐露，六义均停，一见了然，五行自著。上不容下，下不必上，斯义得之。

架者，加也。加加于木，故名曰架。窟象既深，下藏阴杀。上而畏风，故气聚下；下而畏湿，故气泊上。下上受敌，故气凝中。失之于上，难免暴败之祸；失之于下，必受阴消之患。故当度其乘气之源，定其止聚之基。须先用木以渗其凶暴之情，然后加棺以颞其融溢之气。水性就下下之阴杀，见木即消；阴杀侵上上之暴气，遇风即散。生意不穷，嗣续蕃盛。若执夫窝不葬心之说，是未明通变之方者也。又有一法：破土尺余，四角立石，架棺六合，打墙培

土。此须玄武、高龙、虎压乃可尔耳。天地玄机，由人干运，须凭目巧，总在心灵。

折者，裁也。以斤裁也，以斤裁物，故名曰折。窟象既浅，四顾茫然。立于上，须要砂水均应；立于下，须看龙虎相登。若无包藏，则杀乘风旺；若有风杀，则气随风散。风旺则杀愈炽，气散则杀愈侵。故生气之避杀气，犹君子之避小人，须审其出彼入此之真机，预究其参前倚后之大势，折中其上下，分按其左右。深不过五，浅不失一，而折之义详矣。大抵正与架相似，而正则架之深；折与求相似，而折则求之阔，同而异，异而同，少有差殊。则施于甲者不免施于乙，用于丙者不免用于丁，欲求福祉，恐难致验。

挨者，傍也。傍切其生气。突象既彰，阴脉单现，渺茫无际，恍惚无栖。无际则居止难定，无栖则捉摸难依。（后厥）须傍藉生生之气，借资化化之机，上不投其急而暴气冲和，下不受其寒而阴气旋复，此挨之法也。挨与倚相似，而挨则倚之切；倚与挨各别，而倚则挨之宽。可挨处如种之方芽，龙之将蛰，当挨处形如转皮，气如仰掌。

并者，合也，合并其生气。突象两彰，阴脉重现，如浮鸥傍母之形，若嘉粟吐华之势。或两脉显其长短，或二突露其巨细，投其左则情意不专，投其右则生意不固，情意不专或值阴驳之祸，生意不固乃值亡阳之杀。故须乘其短而小者穴之，合其大而长者并之，相依不散，理势通同。斯则元辰完固而不伤，理气合一而不散，大义自觉，无事琐琐。

斜者，切也，斜切其生气。凡见突脉直，下棺骸切莫授首，挨其弦则脉络不到，就其顶则气势猖强。不到之处谓之退落，猖强之处谓之刚雄。退落则阳中之阳偏，阳不生也；刚雄则阴中之阴偏，阴不成也。故斜而切之，斜则不直受其暴气，切则不疏远其真情，凶可去而吉可得，祸患远而福德旺，阴阳相扶，急缓相济，而斜穴之名义明矣。

插者，下也，下插其生气。凡见突脉之斜，须详作穴之义。迎其来则去处牵扯，就其止则来处栖迟。故乘其过续之中，插之以枯朽之骨。可插处脉情活动，如横抛之势；当插处穴情昭著，似直撞之形。生气磅礴，源源不绝，聚气充盛，浩浩难穷。不绝则情意自专，难穷则功力自大，鬼福及人效验悠远，斯插法之理致极矣。

倒杖十二法

○顺杖

脉缓中落用顺杖以正受，谓之撞。穴如龙势软活，脉情透迤，不藉饶减。凑脉葬吞，阳来阴受，阴来阳提，直奔直送是也。要下砂逆关前案，特朝胎水，交结于前，大小横过锁断，作福必大。然不可以棺头正顶其气，恐气冲脑散。

○逆杖

脉急中冲用逆杖，以旁求龙之倚穴，如龙势雄强，气脉急硬，饶减转跌。避煞葬吐，拂耳枕臂，挫急归缓，斜倚直倚是也。要众山拱固，众水交结，明堂平正，四兽咸备，作福甚速。

○缩杖

脉甚急，就顶盖曰缩，有如柱剑之聚环头者，谓之降煞穴、坐煞穴、寒桶漏穴是也。如四山高峻环抱，本山低缠而脉短，打开百会凑紧盖，送拂顶斗脉葬之，使之乘气。要四兽全备，并不孤露，主后跌断复起，穴前明堂又有一泓真水者方结，否则粗气未脱，八风交吹。

○离杖

脉甚急就龙虚粘曰离，有如悬笔之垂珠滴者，谓之脱煞穴、抛穴、接穴、大阳影光穴，悬棺长鬣封是也。如龙雄势猛，卸落平洋，结成盘珠，铺毡展席，遥对来脉，垒土浮□，高大为坟，便知聚气须用客土堆成，要有微窝窟或草蛇灰线者方结，否则旺气未平，必主灾祸。

○没杖

形俯面饱用没杖。如肥乳顽金，气脉微茫，乘其所止，开金取水，阔理台道，端正沉葬，谓之葬煞穴，却不可错认顽硬天罡以误人。

○穿杖

形仰口小用穿杖。如瘦体削木，气脉浅促，串其所来。取宛宛之中，凿孔穿入，侧撞斜插，横撞深插，谓之被煞穴，却不可错认欹斜扫荡以误人。

○斗杖

山长横体用斗杖。如斗斧眼，然龙势延袤，借堂收纳，于后乐端正之中，前朝登对之所，贯腰架折，贴脊实倚，重插、深插，谓之馭煞，而拿扯牵弓，腕蓝扳鞍之穴是也。

○截杖

山长直体用截杖。如骑马脊，然气脉不住，直卸前去，于稍停弱缓之处，四证有情之所，求觅微窝，随脉骑截，依法造作，谓之栏煞，即直截横截，骑龙斩关之穴是也。

○对杖

上刚下柔，就刚柔交接处对脉中扞，故曰对。盖居高则峻急，处卑则微软，乃于高低相代之所，干湿暂判之间，平分缓急，刚柔相济，中正对撞，随势裁成，使其得宜，谓之中聚撞穴。要左右相登，并无凹陷，穴情明白，生气呈露方结，不然上泄下陡，难免土蚁之患。

○缀杖

势强脉急，就山麓低缓处顶脉实粘，故曰缀。当脉则大斗，脱脉则犯冷。乃于息气已脱之前，劲气既阑之后，稍离三尺，缓其悍急，使其冲和，谓之脱煞粘穴。要四兽皆低，并不凌压，真气滴落，众水有情方结，不然脱气尖脉，难免泥水之患。

○犯杖

饶龙减虎，犯过脉中，如侵境相犯之犯，即奔死挨生，外趋堂气者是也，此多乳突结。

夫观龙观其起，明穴明其止。起乃动而生，止乃静而死，死处又寻生，是名曰生气。故一察其微，乃尽其大旨。象其物而取其事，顺其情而取其理，推分合以定浅深，明饶减以存克制。倚撞盖粘，体势情意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

○担伞

来龙急气，脉直冲中，无乳气穴粘右边，侧受倚其后，托左臂长而明堂宽展，如人之担伞势也。宜浅开金井，若太深必伤，宜培加客土，填实于莹，必主富贵绵远。

○正葬

来龙三四节结，穴势既不峻急而缠护，又齐整坐下，金鱼环会，堂气分明。宜扞正穴，开井放棺，接取真气，坟培高垒，向对中应为的。半纪之间，富贵双全。

○打开

太阳顽金无纹浪，须打开深坑作窝，约取中堂。金鱼会处，定穴悬棺而葬，取中小温润气，谓开金取水，发须迟而绵远不败。

○悬棺

来龙脉急而无缓，有分有合，穴结深泥，打开实处而见实土，并内用砖石结起巨坑，竖四石柱于坑内，悬棺而下。坑前相接金池，放三吉之水，去垒土成坟，以接生气。

○垒坟

来龙有盖有座，上急下缓，为之坠脉，所以平地生突，突中有石，不可用工掘凿，似借外城，浅开金井，浮土正葬，垒土成坟，先富后贵之地也。

○大小剜蓝

来龙有情，头高而穴偏，或侧臂顿起圆金，到头入手，有鼠肉受穴，水星外应，有金水相生之义，为大腕偏受。一伏再顿小金，有迎堂顾祖之意，为小剜正受。此则不可开井太深，更宜高立坟城，恐来势耸而压穴也。凡术者宜有裁度，用之可也。

○马鬣封

来龙高冈有窟，窟中有突，突顶正葬，须从穴前挖开，下面吞进，突下安穴。不可深开钳坑，金骨浅安井内，否则卓棺为吉。葬后培坟，如旧土不动，马鬣之封微露，不可用砖石结砌，侵损其突。

○回龙顾祖

龙势急硬，过尖峡生<鼻勾><鼻合>转回，脉从回面结，顾祖迎堂，宗族皆转。朝揖玄微，不必拘于真与不真。穴宜高迁，深开金井，谓之黄金登水，墓登砂是也。

○骑龙

龙神尽处有突兀之结，案迫前砂而穴露，其气不聚，后龙垒来，草蛇灰线，过脉分明，穴须退后高扞，取骑龙下，深井放棺，填补明堂，以全造化也。

○拿扯

来龙峻急入穴，须有情而堂气迫狭，外山外水左右交结，横观外堂，宽展气脉，侧受穴用，提起扞之。开井不浅不深，酌中裁剪，容土培就，贴身雌雄，扯后拿前。葬过一纪，世出富豪特达之士也。

○停驿

来龙高冈脉紧，穴情似有似无，登□□望龙，方明端的。峦头须金水帐脱下平中小结，入首有铺茵停车驻马之驿也。十字之中，深开金井，高砌坟成，依法裁剪，自有妙理。

○斗斧

直龙枕险又无缠护，左右前后却有鬼曜，翻身横作，连山取水，以接生气，情如斗斧拱揖。前朝不许，时师妄为测度，盖出势直来横受，故知之难也。

○担凹

来龙横过转跌降脉，穴情有若蜂腰之势，合天财两头金样，后有正托，乐于仰掌中直扞。开井不用太深，吞棺三分之一，太深则反伤穴也。前关住堂气不泄，发福永久，若砂水真去为凶，此天财相似也。

○抱儿

来龙上急下缓，雌雄交度，堂气分明，应案秀出，龙虎面前迫逼扞穴可要上穿龙虎腰，下取交合水，横抱如人抱儿之状也。

○吞下

其来龙势直落斜，摆屈睁受，穴法宜吞入，开井以聚真气，后应其乐，前迎其朝，此乃大富不绝佳城也。穴情虽高，葬于前面，再立一虚坝，名吞下，须要有应托为吉。

○吐葬

来龙降势，状若草露流珠之情，为吐息露珠，侵损则真气散矣。只可粘踪，小开金井，低垒砖城。若水不流泥，前有秀应，必为巨富贵之地。

○浮葬

其来龙入手，情势低平，夹辅高出，穴中必有曲窠，藏其真气，四水不拂，八风不吹，宜浅开金井，正放其棺，法不待饶。用客土添培，厚筑其墓，使暖气相接，真脉冲融，则富贵立至。

○沉葬

来龙情高护矮，降气必然深入，聚气朝应有情，关阑未甚周密，其穴打低平下夹辅方为是法。开井吞棺三分之一，四旁筑实，可免八风动摇之病，真为绵远之地也。

○牵牛

土星行龙结穴，入首顿起两顶，左右之山伸出二臂，交度重耸。朝迎有情，两般行度，深浅高低，依法宜开成方，金井放棺，借取两傍，应乐分肩合脚，如土牛之合牵也。阴阳妙理，人罕识之，一突情可两穴，如麒麟头上品字是也。

○就饱

来龙气缓，虽结珠块坡穴，大小不均，小面有牙爪紧密，不成局段。大边饱满而有分合，玄微可就。饱处而扞之，广开金井，深入其棺，坟城小垒，裨补小边。取堂气坦夷，虽曰就饱而不饱也。

○伤饥

龙来过脉，节节分明，盖下有金，金下有横土，似上非上，中有湾凹或曲池，不浅不深，庸术狐疑必矣。苟有宾主相投，穴虽有病，葬亦有法：贴脊扞之，小井纳棺，筑后培前，以补造化，虽曰伤饥而不饥也。

○撞穴

来龙情峻，堂浅坐下，去水撮脚，牵飞到此，多生疑窦。情势可取，须别立法度，开钳广撞入吞棺而下撞穴，蹲而视之，只见外堂宽展，外砂周密，避凶就凶，假也灵莹。

○插木生芽

来龙直木插下亦谓之玄武嘴长。纵有正佐，切不可扞，当头尽脉，一扞则败，绝其中停，必有节木。须于肥厚处开井放棺，挑饶三分，自有生芽之意，仍须客土培实端正，则根本固而枝叶荣矣。

○牵弓

来龙顶欹转凹，侧寻肥突放送取龙左右臂湾环，有如牵弓发箭之势，中应分明，于鼠肉处开浅井放棺，有若靶搭正箭，力能远发，应居两旁，棺头必合，棺脚必分，借倚护弦之力。极为至理，务要前案，湾如张弓方吉，反弓便凶。